



# 中国兄弟连

CHINESE BAND OF BROTHERS

剧本创作：吴玉中 郭爽 小说创作：周瑟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弘扬华夏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和灵魂

重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宏伟画卷，唤起国人最原始的爱国情怀！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撼山易，撼中国兄弟连难！

# 中国兄弟连

剧本创作·吴玉中 郭爽  
小说创作·周瑟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兄弟连 / 吴玉中 郭爽; 周瑟瑟.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44-2805-0

I. 中… II. ①吴…②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063881号

出品人 顾华明  
总策划 周艺文 党争  
项目策划 爱哲 陈曦  
责任编辑 王林军 魏申申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贲炜  
装帧设计 彭意明 谭鑫  
文字统筹 谢勤勤

书 名 中国兄弟连  
剧本创作 吴玉中 郭爽  
小说创作 周瑟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805-0  
定 价 35.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5159 83248515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引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一个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日本从北京的卢沟桥开始，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以国民党二十九军为首的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却无法阻止蓄谋已久的日寇战争机器的铁蹄。

华北危急！

中原危急！！

中国民族危急！！！！

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尽释前嫌，组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始了捍卫民族生存与尊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十月，淞沪会战国军失利。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陷南京，对我南京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南方游击队集中组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隶属国军第三战区指挥。

国共合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携手共同抗日的崭新局面。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所部二十四万人与中国守军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徐州会战，妄图一举打通进攻中国腹地的通道。与此同时，准备改编为新四军的部分游击队仍在紧张的集结之中……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1
第三章	024
第四章	038
第五章	051
第六章	064
第七章	077
第八章	088
第九章	101
第十章	113
第十一章	123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48
第十四章	162
第十五章	178

# 目 录

第十六章 .....	185
第十七章 .....	194
第十八章 .....	203
第十九章 .....	214
第二十章 .....	225
第二十一章 .....	236
第二十二章 .....	248
第二十三章 .....	265
第二十四章 .....	279
第二十五章 .....	293
附录：剧本故事 .....	308

## 第一章

军号声不断，战马嘶鸣，月亮在云层里忽明忽暗地穿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夜色中，新四军某军区指挥部门前灯火通明，一支支从各地赶来的游击队会合到这里，准备接受改编。会合后的游击队按原编制列队领取服装和武器弹药，长期缺乏武器的战士们领到装备，一个个欣喜若狂，整个集结场上喧闹不已。

新四军集结地村外，一匹快马朝着村内驰去，马背上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宋雨亭。他在新四军集结地指挥部门前跳下马背，新四军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正在帐篷里繁忙而有序地工作着。宋雨亭走进了一间指挥员所在的房间，敬礼道：“报告！”指挥员抬起头说：“小宋呀，来得好快嘛！先喝点水。”

宋雨亭一口气喝完，问：“首长，曲队长他们到了吗？”

指挥员笑着说：“你是四条腿，他们可是两条腿，怎么跑得过你？”

宋雨亭问：“要不要我去迎接他们？”

指挥员手一挥，说：“先别急，目前情况有变化，日军推进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

宋雨亭惊异地一愣：“怎么，顶不住了？”指挥员说：“国民党军队打得不错，和日军硬碰硬干了几场，杀了杀它的锐气，可惜伤亡太大，弹药也跟不上去，再无法展开梯次阻击，为保存有生力量，只好向后方战略转移。日军有机械化部队，推进速度很快。”

宋雨亭怔了一下，问：“曲队长他们会不会遇到麻烦？”指挥员说：“应该不会。不过，他们来的路上会经过一个战场的边缘，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可就说不好了……”

乡间天地间，国军正在向后方撤退，场面有些混乱。汽车、火炮等大多陷在了春天刚刚融化的泥地里，士兵们一筹莫展，只得放弃。四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快速地进行，担架上躺着某受了重伤的国军团长。团长的腹部缠着厚厚的纱布，已经被鲜血浸透。一个背着电台的通讯兵快步跑了上来，跟上担架。通讯兵喘着气说：“团长，司令部呼叫。”团长挥手示意担架停下，费力地坐起身，接过对讲机：“喂……这里是

47师3……3团……是。”团长扔下对讲机，四下看着，周围全都是撤退的散兵。团长大喊：“快……去找部队，找到哪个算哪个，战区司令长官有命令。”

通讯兵着急地问：“团长，那你……”

团长坚定地说：“执行命令！”

通讯兵和几个抬担架的士兵起身，挨个拦住撤退的士兵们询问部队番号和长官的所在，士兵们全都摇头。正在这时，袁学勇带着全连也退了下来，虽然也是在撤退，袁连显得有些狼狈，但始终保持着基本的队形行进。通讯兵见状，急忙迎了上去，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袁学勇回答：“71师的。”通讯兵说：“快，跟我来，有命令。”通讯兵将袁学勇带到团长的面前。身后，袁连的士兵都停了下来，远远地看着袁学勇和负伤团长。池国秀从后面赶了上来，焦急地问：“咋不走了？”一个士兵回答：“有命令下来了。”池国秀骂道：“姥姥，啥时候了还有命令！”袁学勇蹲在团长的身边，听他说完命令，沉默不语。通讯兵站在身边，看看团长，又看看袁学勇。团长望着袁学勇，袁学勇回身看看自己的连队，士兵们议论纷纷，正猜测着什么。团长一把拉住袁学勇的手，恳求道：“袁老弟，我是无能为力了。这条路上只有你的连还有战斗力，事关重大，请兄弟看在党国的分上不要推辞。事成后我一定向司令部替兄弟请赏。兄弟，拜托了。”

袁学勇说：“我连现在只剩下七十余人，半数以上都是伤员……”团长道：“老弟放心，伤员交给我，我保证一个不少全都给你带出去！兄弟，拜托了！”团长说着，直朝袁学勇拱手作揖。

袁学勇站起身，朝着团长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回到自己的队伍面前。袁学勇说：“司令部命令，有一个情报单位留在里面没有撤出来，我连立刻转回去把他们接出来。”

听了袁学勇的话，众人一片骚动。池国秀愤愤不平道：“姥姥的，当官的自己逃命，留下一屁股屎让我们来擦，老子不干。”池国秀的话一出口，众人纷纷附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袁学勇突然对天放了一枪，众人安静下来。袁学勇厉声道：“这是战区司令部的命令，谁不服从，以抗军令论处！”众人不敢再多嘴。

袁学勇扫视众人，命令道：“伤员留下，跟着47师向后撤，其余的人跟我回去。”池国秀一把拽过来一个士兵身上的弹药带，打开，说：“连长，升官发财咱不挑这时候。弟兄们的弹药都差不多打光了，回去拿什么跟鬼子拼！”袁学勇看着池国秀手中空空如也的弹药带，愣住了。突然，他看看一路上的散兵，不再说什么，转身走过去拦住散兵，从他们的身上将一个个弹药带取了下来，收集着。看着袁学勇的举



动，一些袁连的士兵们纷纷上前收集弹药。另一些士兵围在池国秀的身边，看着他。池国秀望着袁学勇，突然笑道：“嘿！看不出来，小白脸儿还挺有种！”池国秀说着，也走上去拦住一个个散兵，收集着弹药。士兵们见了，也都跟着他朝散兵们走去。

看着袁学勇率全连朝回走去，团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对通讯兵下命令：“报告司令部，71师袁学勇连……接下了命令……记住，连长的名字叫袁学勇……”通讯兵点点头，打开电台，大声喊话：“司令部，司令部……”

山边公路旁，一辆卡车已经侧翻在公路旁燃烧起来，周围散落着几个国军散兵的尸体。日军某师团随军高级参谋小林荣男少佐蹲在卡车旁检查着散兵的尸体，没有发现机要室的成员，不禁皱了皱眉头。日军某中队长矢内雄二走了过来，二人互敬军礼。

这个时候，警卫排剩余的士兵保护着机要室成员走进一条山谷，走到一处停了下来。苏白和排长拿出地图，对照着指南针察看周围的地貌。苏白说：“从这条山谷走出去，就可以直接到山地公路上，走。”

排长拉住苏白说：“长官，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

苏白回身看看大家，众人已是疲惫不堪，尤其是背着电台的刘全有，一路奔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苏白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确认周围已经相对安全，才说：“原地休息。”大家全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苏白也坐了下来，伸手到口袋里摸出一个药瓶。苏白看看药瓶，稚气未脱的刘全有从一旁走了过来，苏白赶紧将药瓶紧紧握在手中。刘全有将一个水壶递到苏白的面前，说：“主任，喝口水吧。”

苏白说：“我不渴，你喝吧。”

刘全有说：“我刚喝了好几口了。”刘全有将水壶塞到苏白的手里，苏白轻轻喝了两口。一旁的刘全有还微微地喘着粗气，苏白看看他背后与他身形极不协调的电台，伸出手：“把电台卸下来，让别人背会儿吧。”

刘全有说：“不用。你说了，保护电台是我的任务。”说着，刘全有挡开了苏白的手。苏白看着他，笑了笑。刘全有也笑了笑问：“主任，你说……我们能走出去吗？”听到这话苏白收起了笑容，看着眼前稚气未脱的刘全有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们都带出去。”

与机要室所在山谷隔一条山梁的山谷，对面山腰的一条小路上，一支近百人的游击队正在快速地进行。战士们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有的战士手里还拿着一人多长的长枪。盒子赵走在队伍中间，嘴里叼着一根草棍，一边行军，一边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地形。

山边公路上，袁学勇的部队逆着撤退的方向行进，沿途撤退的散兵们惊讶地看着他们。袁学勇不时拦住散兵，询问机要室的下落，但散兵们只是摇头，全然不知。山沟里，游击队沿着另一侧的山腰行进着，正好来到了与机要室相邻的山梁一侧。毛猴又走到杨大枪身边。

杨大枪问：“刚才咋了？”毛猴摇摇头。

杨大枪说：“这边又远又不好走，为啥非走这儿？”

毛猴说：“听队长的准没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伏击保安队，口子都埋好了，队长就是不让打。结果把保安队放过去一看，奶奶的，后面跟着白匪整整一个营……”毛猴正说得起劲，突然发现杨大枪已经跑了，一看大家都开始小步急跑，忙住了嘴，追了上去。

山边公路旁，袁学勇的连队来到了卡车被堵截的地点，卡车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还在冒着黑烟。袁学勇仔细察看着国军士兵的尸体，发现这里面没有他们要找的情报人员。池国秀则在一旁翻弄着尸体衣服上的口袋，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丧气地站起身，啐了一口唾沫。

山谷与一条山地公路连接处，苏白等人走到了山谷出口。背着电台的刘全有始终寸步不离地跟在苏白身后，一路跋涉，他的脸上都是豆大的汗珠。警卫排长观察了一会，确定周围的环境安全，挥了挥手，示意后面跟上。苏白等人沿着山路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前方出现一道沟壑，排长示意后面的人跟他保持距离，自己先到前面探路。排长弯着腰走到沟壑上方往下看了看，下面紧邻着山地公路，放眼望去，一个人影都没有。苏白示意后面跟上，自己沿着沟壑旁的一条小路下去。

山地公路旁，苏白刚刚到达下面，转过一块大石头，突然发现有几辆卡车就紧挨着沟壑的峭壁停在那里，因为是死角，从上面无法看到。苏白急忙隐蔽，再仔细一看，卡车上插着太阳旗，押运车队的日本兵正在吃饭。苏白小心翼翼地转身，想回去阻止后续的人员，一回过身，正看见一个日本兵端着饭盒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苏白手里握着手枪，日本兵的步枪挎在肩膀上，手里端着两个饭盒，二人一动不动地互相对峙着。日本兵的手开始哆嗦，饭盒里的水洒了出来。日本兵大喊一声，将饭盒扔下，刚想从肩膀上取枪，苏白抬手一枪将他击毙。枪声惊动了车队，日本兵拿起武器跑了过来，苏白全速跑向沟壑上方。苏白等人沿着山坡奔跑，押运车队的小队长池田带着十几个鬼子兵跟在后面紧追不舍。警卫排立刻开始对鬼子阻击，边打边撤。

日军运输队池田小队长通过望远镜看到刘全有身上背着电台，立刻来了精神，拔出指挥刀哇哇大叫。日军的追击速度很快，眼看就要赶了上来，苏白等人跑进了山坡上一座废弃的破庙里。苏白四下一看，却没有了刘全有的身影。

苏白大喊：“刘全有！”苏白冲到庙门口一看，山坡上，小个子的刘全有背着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向破庙冲过来，但是身上的负重太大，他的身材又小，已经显得十分吃力。苏白不断地喊：“刘全有，快点！”听到苏白的喊声，刘全有咬了咬牙，脚下加快了速度。就要跑进破庙的一瞬间，刘全有像是被什么震了一下，一个趔趄倒在地上，苏白等人不顾警卫排的阻拦，冲出庙门将刘全有抢了回来。日军追赶上来，警卫排在庙外开始依据有利地形还击，两个鬼子被击中，其余的日军立刻停下，就地寻找掩护，日军被挡在了外面，而苏白等人也被堵在了破庙之中。

游击队所在山谷，正在行进的游击队听到枪声停了下来，战士们纷纷端起枪。曲虎站在队首，侧着耳朵听了一下，然后拔腿就跑，跑到队尾换了个方向又听了一会。听罢，曲虎跑回到队伍中间，拔出手枪。见到曲虎拔枪，战士们纷纷检查武器，子弹上膛，作好战斗准备。盒子赵和老班长跑了过来，老班长递给曲虎一块咸肉，曲虎摇摇头，指指自己嘴里，示意刚才那块还没吃完。

破庙内，苏白等人将刘全有拉进破庙，将电台从他身上卸下来，发现刘全有的后腰里射入了一颗子弹。苏白喊道：“刘全有！刘全有！”刘全有咬着牙翻过身来看看苏白，说：“没事主任，不疼！”警卫排长带着警卫排的士兵在破庙外形成防御，抵抗着日军的进攻。一个士兵刚一探头，被日军一枪击中，另一个准备去拽他，也被打伤了。日军一步步向上逼近，警卫排长急忙收缩防御，又有几名士兵中枪。池田见状大喊，命令日军包围山庙。

机要室刚刚走过的山谷内，小林荣男和矢内雄二带着几十名日军正在急行军，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枪声，停了片刻，立即加快了行军的速度。日军的速度加快，但依然很有秩序。袁学勇的部队沿着日军行进过的道路快速追赶，许多士兵已经显出了疲惫的状态，队形也渐渐地散漫开来。正在这时，远处传来枪声，士兵们一听，立刻停下了。袁学勇怔了一下，一挥手：“跑步前进！”袁连打起精神，立刻飞跑起来。

破庙内，外面枪声不断，苏白带着两个报务员始终守在门口，受伤的刘全有靠在破庙的墙壁上，伤口处流出的鲜血顺着墙壁不断向下流着，已经负伤的警卫排长跑进破庙。排长说：“长官，鬼子逼上来了，我们恐怕……”警卫排长的话没说完，苏白点了点头，示意自己明白，警卫排长又冲了出去。苏白看着身边的两个报务员和后面的刘全有，低沉着声音下了命令：“把电台打开，我要发报。”报务员道：“是！”苏白念道：“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电，战区司令部长官：我部陷入敌寇包围，突围无望，已将全部资料销毁，全室官兵决意殉国。战区情报处机要科主任，808。”

破庙外，此时曲虎和盒子赵带着游击队的战士从山梁上分两路包抄上来，围在外面的鬼子注意力都集中在破庙里，全然没注意到上面有人。曲虎看到盒子赵已经带着

战士们迂回到了日军身后，做了一个手势，身边的几个战士迅速掏出手榴弹，拧开保险盖。曲虎抬起枪，瞄准一个正在起身射击的鬼子兵，一枪将他撂倒。与此同时，盒子赵的枪声也响了，一个鬼子立刻中枪倒地。日军听见前后一片枪声，都愣住了。游击队的战士们扔出数颗手榴弹，一片爆炸声，许多鬼子被炸翻在地，池田小队长也被震昏了过去。剩下的日军见状，急忙向汽车的方向逃窜。又一队游击队战士突然从公路的边上冒了出来，几枪便将企图逃跑的鬼子一一撂倒。

破庙内，苏白说完电文，却发现报务员没有动作。苏白问：“怎么回事？”报务员回过身看着苏白：“主任。”苏白顺着报务员的手指一看，刚才击中刘全有的子弹也将电台打坏了。

破庙外，枪声渐渐稀疏下来，终于，没有了还击的枪声。发报的报务员冲着大家笑了笑，说：“兄弟先行一步。”说完，报务员举起手枪，冲着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守在门口的另一个报务员捡起手枪，也朝着自己开了一枪，立刻倒地身亡。苏白看着眼前的一幕，一动不动。

刘全有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苏白：“主任！”苏白抬头看看他，举起手枪。

日军汽车旁，留守车队的日军见状，慌忙组织反击，无奈盒子赵已经带着战士们冲到了跟前，近战中，盒子赵双枪点射撂倒了几个鬼子。

破庙内，刘全有望着苏白的枪口，身体不住地颤抖着。刘全有哭着说：“主任！你说能把我们都带出去的。我不想死……我要回家……我想回家……”望着乞求的刘全有，苏白拿着枪的手慢慢放了下去，她弯下腰，蹲在刘全有的身边，安慰道：“小刘，别怕，不疼的，一下就好，就一下。”刘全有一把拉住苏白的手说：“主任，我不想死……我想回家……”

外面远处突然又枪声大作，苏白咬住了嘴唇。刘全有喊道：“主任！”苏白一把甩开刘全有拉着自己的手，把枪指向刘全有。

曲虎来到破庙门口，看到外面倒着一具具国军士兵的尸体。庙内传来一声枪响，曲虎立刻探身向庙里看去。刘全有刚刚倒了下去。苏白看到门口有人探头，抬手就是一枪，曲虎连忙闪身躲开，子弹打到了墙上。曲虎喊道：“别开枪，自己人。”苏白一听，愣住了。曲虎小心翼翼地再次探身一看，庙里是一个国军的女军官，随即走进来，并把枪收了起来。曲虎说：“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你们是哪部分的？”苏白愣愣地看着曲虎，没有任何反应。

曲虎说：“外面的鬼子我们都收拾了，你……”曲虎话还没说完，苏白突然扑上去看自己刚刚打了一枪的刘全有，却见刘全有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苏白大叫：“刘全有！刘全有……你给我站起来！”刘全有还是没有丝毫反应。苏白看着刘全有的尸

体，掉转枪口，指向自己的脑袋。曲虎见状，急忙上前，一掌拨开了苏白手里的枪，枪声响起，一颗子弹射上了屋顶。

曲虎喊道：“你干什么？”苏白再次扣动扳机，枪内的子弹已经打光了，苏白随即一头撞到曲虎的身上，趁着曲虎后退的时候，伸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就要往嘴里放。曲虎见状，眼疾手快，一个箭步蹿上去，要从苏白手里抢下来。争抢之中，苏白一口咬在了曲虎的手上，曲虎疼得叫了一声，一个玻璃瓶子从二人手上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一颗白色药丸滚落了出去。苏白用尽全力要去捡那颗药丸，曲虎情急之下，一拳将苏白打晕了过去。

曲虎说：“疯了！你！”外面的几个战士冲了进来，曲虎一指苏白：“崔老丙，你和小白负责给我看住了，别让她再寻死。”一个老战士和一个小战士答应着，将苏白架了出去。曲虎又看了看屋里，对其他战士说：“检查一下，能带走的都带上。”几个战士上前收拾着东西，曲虎转身走出破庙。

山地路旁，毛猴爬上鬼子的卡车，翻找着东西，没有发现武器，却看见一个个军用罐头。毛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见曲虎走过来，拿起一个罐头跳下车。几个战士清点着鬼子的尸体，将武器弹药全都收集到一起。

一个头很大的战士跑过来说：“队长，有个活的。”曲虎走过去一看，一个鬼子兵靠在卡车轮子上，小腹汩汩地冒着血。曲虎说：“给他收拾一下。”

老班长从后面跑了过来，看见战士们纷纷爬到卡车上拿东西，连一些刚负了伤的伤员也不甘落后，老班长急忙拽住曲虎说：“虎子，周围怕是还有鬼子，听到枪声会赶过来的。”曲虎说：“放心吧，这是鬼子的运输队，大部队远着呢。”老班长说：“虎子，别忘了任务，见好就收吧。”说着，老班长示意曲虎看看大家拿东西的样子。曲虎点点头说：“行，拿上东西咱就走。”曲虎和老班长正说着，一旁的那个大头战士一边给受伤的鬼子兵包扎，一边看着两人，没注意到鬼子兵。鬼子兵趁着战士不注意，突然从战士身上拔出刺刀，一刀扎到战士要害处，紧接着跳了起来，嚎叫着向曲虎冲过去。曲虎转身一看，鬼子已到眼前，下意识地一闪身，回手别过鬼子的手腕儿，刀立刻扎进了鬼子自己的身体里。曲虎再看时，却见被鬼子扎了一刀的战士痉挛着身体，毛猴和老班长早已扑了过去。曲虎突然拽起鬼子兵，一拳拳猛击在鬼子的脸上，直打得血肉模糊。曲虎像一头猛兽发疯似的叫起来：“小日本！小日本！小日本！”毛猴上前想要拉住曲虎，被一把撂开。

老班长喊道：“虎子！”曲虎气得脸都变形了：“这鬼子啥毛病？大头给他包伤呢！”老班长查看着大头，确定已经断气，不禁怜惜地给他合上了眼睛，再看那鬼子，也早已被曲虎打死。

老班长喊：“走吧虎子，不能再耽搁啦。”

曲虎答：“我给大头起了坟。”

离山地不远的山谷中，小林荣男和矢内雄二带着的小队已经赶到，小林荣男用望远镜观察着正在搬东西的游击队，向矢内雄二点了点头。矢内雄二做了一个手势，鬼子部队悄悄地展开，拉长为散兵线。

黄昏降临，山地路旁战场的日军卡车上，一个满脸胡子的游击队老战士扯下日军军旗，正要扔下去，突然看到了远处的日军，大叫了一声：“鬼子！”话音未落，一声枪响，老战士应声倒地。游击队听到枪声，全愣住了。一个战士抱着一大堆罐头向大家跑来，曲虎冲着他大喊：“扔了，快趴下！”话音未落，又是一声枪响，战士摔倒了，罐头散落一地。枪声大作，日军开始全面进攻。曲虎指挥着战士们边打边撤，许多战士背着装满罐头的麻袋跑不起来，又被鬼子击中了两个人。曲虎冲上去，连着从几个战士身上拽下麻袋，大叫：“都给我扔了，除了枪和弹药，别的全都给我扔了。”见曲虎红了眼，一些战士才将东西扔下。

日军的进攻非常有序，一队突击，一队掩护，交替前进，速度很快。游击队扔掉了物资，快速收缩，很快聚集到了一起，开始有序撤退。曲虎指挥着游击队员们形成掩护，边打边撤，一边打，一边查看着周围的情势。曲虎伸出手，用巴掌在空中画了两个圈，握成拳向旁边一指。

曲虎和老班长带着伤员及苏白在沟里撤退，苏白也跟着在奔跑。盒子赵率领手枪排的最后掩护。突然，奔跑中的苏白停了下来，她身边的崔老丙和小白拼死拉着她。

小林荣男通过望远镜发现了游击队的动作，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图。小林荣男指向苏白的方向，身边的矢内雄二点了点头，命令一挺机枪调整射击方位。曲虎已经将苏白按倒在了一个浅坑内，苏白肩膀处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曲虎见状，翻过苏白，一把撕开了苏白的衣领。苏白大惊：“干什么？”曲虎眼一瞪：“别动！想死啊？”说着，紧紧地用手按住苏白的伤口，苏白疼得表情扭曲。日军的子弹不时击中他们旁边的树丛泥土。毛猴等人终于冲了过来，两个战士立刻举枪掩护，曲虎看了看四周，拍了下毛猴儿，毛猴起身一扑，朝一旁滚去。日军的火力立刻被毛猴吸引过去，朝着毛猴扫去。曲虎见状，迎面一把抱住苏白说：“搂紧！别松手。”曲虎说着，抱着苏白翻身朝着另一面山沟滚了下去。此时，掩护曲虎和苏白的两个战士已经先后中枪倒了下去，另一个战士也负了伤。老班长见状，急忙命令所有火力集中打鬼子的那挺机枪。

小林荣男看吸引了对方绝大部分火力，用手向旁边一指，身后一支早已准备好的小分队快速地向着游击队侧面包抄过去。曲虎抱着苏白滚进了沟里，和游击队会合

在了一起，毛猴儿也随后赶了回来。曲虎看了他一眼，毛猴得意地摇了摇头，表示没有负伤。曲虎一把拎起苏白，说：“再跑我毙了你。”曲虎说完，把苏白交给了两个战士，命令他们立即撤退。一个打头儿的游击队员向侧面刚一露头，便被打伤。侧翼包抄过来的日军已经就位，和正面日军形成了交叉火力，把游击队后撤的路已经封住了。游击队被迫压缩到了一起，奋力进行着还击。日军的火力不仅猛，而且精确度很高，游击队渐渐被压得动不了了。

山谷中，袁连已经来到了离战场不远的地方，都停下听着枪声。袁学勇和池国秀一起听着，判断着。池国秀：“听这枪声，人不少啊，许是有部队接应上了。”士兵们听了，立刻来了精神，纷纷端起了枪。袁学勇说：“插过去！”

山沟内，日军的交叉火力压得游击队抬不起头来。曲虎有些急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毛猴说：“队长，带大家撤呀，我掩护……”毛猴话没说完，让曲虎一巴掌按在了地上。曲虎说：“省省吧，轮谁也轮不到你。”老班长爬过来，将刚才那块咸肉递给曲虎，曲虎接过去，扔到嘴里使劲地嚼着。

日军小分队一侧，盒子赵带着二十来个战士，不知何时已经穿插包抄到日军小分队后侧。盒子赵将手枪的子弹顶上火，和杨大枪对视了一眼，杨大枪带着十几个拿着长枪的战士继续前行，七八个拿着手枪的战士留在盒子赵身边。日军包抄的小分队只顾得压制游击队的退路，没有发现自己身后露了破绽。盒子赵看着杨大枪等人跑到前面迅速隐蔽在了巨石旁的草丛中，立刻带着战士们猛地起身，边跑边打，快速向日军小分队压了过来。日军急忙转身，无奈对运动中的目标无法精确射击，一转眼盒子赵等人已经冲到了面前。小林荣男和矢内雄二看到小分队被袭击，急忙又派出一支部队前去增援。

日军小分队一侧巨石旁，杨大枪潜伏在草丛中，从背上取下布包，取出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根分解为两截的长矛，杨大枪将长矛接好，放在手边备用。日军小分队与盒子赵等人狭路相逢，近战中手枪班的优势全都发挥了出来，盒子赵一人瞬间击毙三四个鬼子，不多时包抄的日军小分队被全部压制住了。巨石旁，增援的日军冲着盒子赵等人扑了过去，指挥的日军军曹在进入手枪射程之前便让士兵停了下来，推枪上膛，以跪姿准备精确射击。日军士兵刚刚准备瞄准，身边的草丛里杨大枪等人突然现身，一排排枪过后，五六个鬼子应声倒地，没等鬼子反应过来，杨大枪扬起长矛，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了过去。日军士兵急忙起身，和游击队员们拼起了刺刀，日军的拼杀技能较强，再加上很快从混乱中清醒过来，游击队的几名战士或死或伤。杨大枪仗着长矛的长度和好枪法，连挑数名鬼子，鬼子的刺刀够不着杨大枪，急得嗷嗷乱叫。远处的盒子赵等人不时放冷枪击毙鬼子。



山沟内，曲虎看着前方盒子赵和杨大枪的阻击掩护，不停作着判断，突然眼睛一瞪。“撤回来！撤回来！”曲虎大声地喊着，无奈距离太远，枪声嘈杂，前面根本就听不见。曲虎一把拽过毛猴：“叫他们回来！”毛猴忙不迭地从腰上拽下一个唢呐，噤里啪啦地开始吹起来。听到唢呐声，杨大枪等人开始向盒子赵靠拢，可是日军步步进逼，杨大枪刚和盒子赵会合到一起，日军就已经上前将他们紧紧咬住，双方纠缠在一起，寸步难移。日军突进的兵力越来越多，从山坡和山沟同时向盒子赵围去。眼看盒子赵等人就要被日军围住，曲虎的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却干瞪着眼无计可施。老班长从口袋里又摸索出一块咸肉，递到曲虎面前，情急之中曲虎看都没看一抬手就给打掉了。老班长把咸肉捡起来，又递了过去：“虎子，沉住气！”曲虎看看老班长，一把抓过咸肉，放在嘴里使劲地嚼了起来。

山坡上，日军的兵力大多前置，突然在身后响起了枪声，急忙回身抵抗，仓促中被击毙数人。小林荣男和矢内雄二听到身后的枪声，急忙回身，一颗子弹击中小林荣男身边的一名士兵，其余士兵纷纷卧倒。矢内雄二原本也想隐蔽，但一看小林荣男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连忙踢了身边的几个士兵几脚，大喊着命令士兵形成防御。日军后防的士兵迅速组织防御，很快从慌乱中恢复过来。

袁连士兵偷袭得手，胆子大了起来，几个士兵冒着头打，却被日军反击的火力击中。日军的两挺重机枪掉转枪口，将火力全部倾泻到了袁连的阵地前，几门迫击炮也开始对着机枪所在的山坡开火，将机枪的火力全部压制了下来。袁学勇见状，急忙发出信号，命令山坡上的机枪撤下来。袁连士兵没想到日军的反击速度如此之快，火力如此密集，有些慌了。大合子躲在一块岩石后面，看着不时有士兵在自己身边被击中，吓得不敢起身。

一部分日军在一个小队长的指挥下发起了反击，叫着朝袁连方面冲了过去。日军躲闪着子弹，掩护冲锋，推进速度极快，眼看到了阵地前沿。袁学勇朝一旁冷静地一枪一枪打着的池国秀看去。



## 第二章

曲虎带着游击队员边冲边打着，日军阵地传出一阵军号声，日军士兵快速地退了回去。盒子赵还想追赶，被曲虎一把拉住。曲虎说：“别追了！”说完，仔细地向着日军阵地的方向看了看，“鬼子把阵脚稳住了，咱们位置不好，打下去没便宜捡。把鬼子留给老蒋的人吧，他们的火力比咱们猛多了，地形有利，和鬼子有一拼。撤！”

毛猴问：“队长，你怎么知道是老蒋的人？”盒子赵说：“你还听不出来？！”说着，曲虎带着游击队员迅速朝沟里退了下去。

黄昏，山沟内，光线已经很暗，曲虎带人飞快地撤着，突然看见几个人和苏白还在一边沟洼里没动。山梁上，袁学勇居高临下，一直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曲虎等人，隐约看到一个战士扛起苏白，另一个战士背起电台，跟着大家快速地跑进了山沟拐弯后面。袁学勇放下望远镜，掏出地图大概地看了一眼，说：“撤！”

山沟里，游击队快速地撤离着，曲虎突然停下脚步，看了看两侧的地势，喊道：“盒子！”盒子赵听见曲虎叫自己，从前面跑了回来。曲虎说：“断后！”盒子赵点点头，带着几个战士分散隐蔽起来。很快，一小队日军就在一名军曹的带领下进入山沟，沿着山沟快速地追赶游击队。盒子赵带着游击队员们隐蔽在山沟两侧，看着追赶的日军越来越近，盒子赵将手枪的机锤轻轻地压倒。

小林荣男和矢内雄二站在沟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黑乎乎的山沟。突然，从山沟里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伴随着日军的叫喊声。不一会，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小林荣男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山沟里面。又过了一会，传来零乱的脚步声，两个日军士兵搀扶着受伤的军曹从里面跑了出来。士兵将军曹扶到小林荣男的身边，军曹挣扎着推开士兵，气喘吁吁地站到小林荣男面前：“报告，山谷内有……有支那人的伏兵。”听到军曹的报告，小林荣男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太阳穴一起一伏。

小林荣男走进破庙，用手电筒看看几名报务员的尸体，走到刚才放着电台的供桌前。供桌上残留着被打坏了的电台流出的电瓶液，小林荣男用手指抹了一下，放到鼻子前闻了闻。突然，小林看到了那颗药片，捡起看了一下，装在了口袋里。身后，一名开枪自杀的机务员微微动了一下，小林荣男转过身看看他，蹲下将机务员扶起来